

272	鳴謝		
270	跋		
264	二十	世界如此紛亂，現在是關心動物的合適時候嗎？	
248	十九	動物的處境有可能得到實際改善嗎？	
242	十八	我可不可以關心動物的同時，亦吃肉和使用來自動物的產品和服務？	
225	十七	人類要對動物多好才足夠呢？	
212	十六	人和動物之間有利益衝突時該怎麼辦？	
200	十五	動物真的需要擁有「福利」和「權利」嗎？	
172	十四	傳統中華文化思想支持愛護動物嗎？	
164	十三	應該為了善待動物而捨棄某些傳統活動嗎？	
152	十二	有這麼多人在受苦，為何還要顧及動物？	
146	十一	動物福利議題牽涉很多政治和經濟因素，它還有道德意義嗎？	
136	十	如果我不是特別喜歡動物，動物的待遇又與我何干？	
129	九	為什麼吃貓狗會惹來更多道德爭議？	
120	八	動物界中的捕食者也殘殺獵物，為什麼人類就不可以？	
112	七	「君子遠庖廚」是否「已」足夠？	
088	六	現代的肉、蛋、奶生產模式有何不妥？	
072	五	植物同樣是生命，吃肉或吃素有什麼區別？	
053	四	動物不是大自然給予人類取用的天然資源嗎？	
042	三	魚也有感知嗎？	
025	二	我們怎知道動物能感知苦樂，而非單純像機器般運作？	
020	一	何謂動物？	
015	自序	建立理解，才能打破牢籠	
009	推薦序二	我們需要人類世的愛的教育	陳嘉銘
006	推薦序一	為「同類」而寫之書	李鑑慧

「君子遠庖廚」是否 便已足夠？

Chapter 7

「君子遠庖廚」來自《孟子·梁惠王上》，整節是這樣的：「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就算不了解中國哲學和儒家理論，也不難明白這句話。它所描述的是一種大多數人共有的普遍情感。我們不會特別想觀看宰殺一隻動物的過程，進食時更不會刻意去想像。如果我們見過一隻動物活著的時刻——呼吸、走動、用五官感知環境——如我們自己一樣，而接著又要看著同樣的這隻動物被宰殺，難免會感到很不舒服。要是這個屠宰過程不太平靜，便更令人難受。所以，孟子相信一個「君子」或者善良的人不會想要走近屠宰場。

實際上，大多數人的確不會也不需要走近屠宰場。1 我相信很多吃肉者一生都沒有到過屠宰場或看過屠宰。我們未見過、不認識也沒有親手傷害餐桌上的動物，所以就算殺生是一種罪過，也不算在我們頭上。我們手不沾血。所以，按照孟子的標準，我們是不是就已經能夠「保持清白」？連孟子也只是說君子遠庖廚而不是君子戒肉，看來遠庖廚已經仁至義盡了吧？那句話是不是為屠宰場帶來的道德問題提供了出路？

孟子提出的「遠庖廚」建議，不能只從字面上解讀。否則，我們會誤以為孟子若是一個現代人的話，會建議我們遠離血汗工廠和販賣兒童的地方，卻不必嘗試做任何事去改善情況。2 孟子應該不會消極如此。而他亦曾盛讚齊宣王對牛的同情心，可見亦非完全對動物

無情之人。³ 那麼，為什麼孟子會給出「遠庖廚」的建議呢？

我們需要考慮到，古代各種糧食供應相對不穩定，在大部分的時期裡，除了因為宗教原因和節日外，一般人平時都沒有「挑食」的特權。對平民來說，有魚有肉代表溫飽，一家人得以生存下去。要是孟子在這個背景下，提出君子不能殺生吃肉，恐怕人們都會對儒家敬而遠之，寧要家人健康，也不想做所謂的君子。再加上，當時的科技相對匱乏，無痛屠宰比較難以做到。既然一般人不能放棄肉食，屠宰過程亦必然血腥和震撼人的情感，因此孟子才會提出「君子遠庖廚」這個折衷的方法給予當時的人。

換言之，孟子建議如果我們真的不能對暴行採取任何行動，至少也應盡最大努力不參與其中。然而今非往昔，以前的人要用「眼不見為淨」的折衷法，來處理動物痛苦帶來的道德問題，現在的人卻是時候正面迎對這些問題。現在迅速和近乎無痛的屠宰技術廣泛存在，只等著肉商們應用而已。而且，對絕大部分本書的讀者來說，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既豐富亦種類繁多，被迫要吃肉維生這種事情不太可能發生。隨著營養學的發展，我們更了解到素食者也可以健康生活甚至長壽，動物性食品並非維持健康的必需品，反倒是許多慢性疾病的誘因。因此，不同於我們的祖先，現代人可以選擇人道屠宰，或者選擇不吃或少吃肉食，而不再只能「遠庖廚」。在現代，肉食變得不再必要的情況下，「遠庖廚」這三個

字更顯得虛偽。

行筆之時，我仍然是一個偶會吃肉的人。我承認絕大部分的吃肉者——包括我自己——都是偽君子。因為「正直」地吃肉的方式只有一個。經典劇集《權力遊戲》(The Game of Thrones)中有一句名言：「宣判死刑之人應當親自揮劍。」⁴ 不虛偽的吃肉方式，就是吃肉的人親自執行屠宰。但是，我們吃肉者當中有多少人可以得到？非洲斯瓦希里人會吃大猩猩的肉，他們之中有一句諺語：「永遠不要看大猩猩的眼睛。」因為那會使人不忍殺死和吃掉牠們——牠們看起來太像我們自己了。⁵ 有研究曾經訪問吃肉人士這個假設性問題：如果你必須親手屠宰自己食用的動物，你會繼續吃肉嗎？絕大部分受訪人士均表示不會。⁶ 當一頭牛站在我面前，用大眼睛看著我時，我能揮劍嗎？恐怕我永遠做不到。英國最大的肉類生產商的屠宰員培訓師曾經表示，他認為只有「某種人」才能執行屠宰程序，需要在某程度上對生命變得無情的人。⁷

就算是認為不需要在乎動物的人，至少也應該認同需要關心自己和其他人類同胞。工廠農場和屠宰場不僅僅是動物的地獄，而且也帶來了有關人類的道德和「實際」問題。屠宰場的運作必然會涉及人。無論屠宰場變得如何自動化，總需要執行者去啟動，或者至少要設計師、工程師還有負責人。這些也是有道德意識的人，如同你我。如果一個有道德意識的

人對於動物是「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不會想參與屠宰動物的工作，甚至不會想接近屠宰場，那我們怎麼能推別人去做這種不舒服的行為，再虛偽地以為自己是君子呢？

有訪談研究發現，屠宰場工作的確會嚴重損害員工的心理健康。其中一位受訪屠宰執行員分享道：「只要在屠宰坑中工作一段時間，你便會養成一種敢殺而能夠滿不在乎的心態……來到這裡的豬有時會像小狗一樣，走過來輕輕摩擦我。但兩分鐘後，我不得不殺死牠們——用硬管將牠們打死。我不可以放在心上。」⁸ 我們想吃肉，也想感覺良好，遠離血腥的場面。所以我們出錢，讓另一些人去為我們揮劍，自己手上不沾血。我對於人們不關心食用動物從不驚訝，因為大部分人連屠宰動物的人類員工都不會關心，甚至可能沒有想像過這些人的存在。

在工廠農場工作的人，多多少少會意識到動物的情感。因此，對於客觀的農場環境令動物受苦以及需要宰殺牠們時，大部分員工都會有負面情緒。⁹ 長時間在屠宰區工作，會使員工患上創傷後遺症（PTSD）等心理疾病的機會大增。¹⁰ 部分員工更反映，他們需要以酗酒、吸毒甚至虐待家人來「自我治療」，以抒發平時工作中目睹和參與的暴力行為帶來的精神壓力。¹¹

一開始，一個工廠農場或屠宰場的員工可能還會同情快將上刑場的動物。但久而久之，作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人亦會出現同情心疲勞。禽畜身體上的不適、行為上的驚恐煩躁、疾病和早夭等等，本來應該是引起同情的事。可是對於需長時間工作的員工而言，受苦、受驚或過早死亡的動物帶來額外的工作量，讓他們更感到憤怒和不耐煩。¹² 著名的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到訪一所屠宰場後，在一八九二年發表了一篇名為《第一步》的文章，他寫道：「太可怕了！不是動物的痛苦和死亡可怕，而是看到了人不必地壓抑自己的至高心靈能力——同情和憐憫其他類同自己的生物的能力，並且由侵犯自己的情感而變得殘酷不仁。」¹³ 此行甚至使他提出，素食是通往精神啟蒙和人類道德成熟的必經之路。

肉品業不僅僅為員工帶來上述各種心理問題，更為他們造成「實質」的生理傷害。由於對肉品的龐大需求，這些員工經常需要長時間工作，整天使用高危的設備和鋒利的工具快速地进行重複性的步驟。屠宰區不僅瀰漫著讓人反胃的氣味，而且由於地板濕滑，滑倒而導致的工傷時有發生。員工亦常會被掙扎的動物踢倒和撞傷，甚或被屠宰用的機器和刀具意外割傷。數據顯示在食品製造行業中，屠宰場員工的受傷和生病比率最高。即使是在美國這個擁有相對先進科技和機器的國家，每年由於工作環境而受傷的屠宰場員工也有超過百分之十三。¹⁴

如果必須吃肉，屠宰場便必須存在，也必須有人執行。我們只能使這份工作更人性化、合乎人道以及安全。這樣的話，屠宰場裡面的人，以及接近它的人，或許就不會感覺那麼不良好。這樣的話，或許君子也可以近庖廚，甚至走進庖廚。而透過減少對肉食的需求，我們或可從長遠改善屠宰工作的安全。需求減少會降低社會對肉品業的依賴，漸漸讓更少人進入該行業而投身到更好的產業，並且能推動屠宰業內人士進行變革。

總括而言，「遠庖廚」作為道德標準在現代已經不再足夠，因為素食和少肉飲食已經是可行的選項，而且我們也需要關心在「庖廚」內工作的人。更重要的是，「遠庖廚」並不能解決在上一章提及的動物產品產業帶來的其他實際問題——環境仍會受到破壞，抗生素仍會被濫用，健康仍會受到威脅，土地和水仍會被大量消耗……事實上，我們越選擇「眼不見為淨」，越漠不關心，便會越覺得可以繼續大魚大肉。這樣的話，上述問題也越難以舒緩和解決。

- 1 Sonia Faruqi, *Project Animal Farm: An Accidental Journey into the Secret World of Farming and the Truth about Our Food* (New York: Pegasus, 2015), p. 165.
- 2 Donald N. Blakeley, "Listening to the Animals: The Confucian View of Animal Welfar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30 No.2 (Jun, 2003), pp. 137-157.
- 3 《禮記·祭義第十》
- 4 "The man who passes the sentence should swing the sword." - 來自於《權力遊戲》第一卷第一集。
- 5 (美) 哈爾·實佐格 (Hal Herzog) 著·彭紹怡譯·《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台北：遠足文化，二〇一二年)·頁九十五。
- 6 N. J. Richardson, R. Shepherd, and N. A. Elliman, "Current Attitudes and Future Influences on Meat Consumption in the U.K.", *Appetite*, Vol.21 No.1 (1993), pp. 41-51.
- 7 Erika Cudworth, "Killing Animals: Sociology, Species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ized Violenc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3 No.1 (2015), pp. 1-18.
- 8 Gail A. Eisnitz, *Slaughterhouse: The Shocking Story of Greed, Neglect, And Inhumane Treatment Inside the U.S. Meat Industry* (New York: Prometheus, 1997), p. 87.
- 9 Rhoda M. Wilkie, *Livestock/Deadstock: Working with Farm Animals from Birth to Slaughte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0 Jennifer Dillard, "A Slaughterhouse Nightmare: Psychological Harm Suffered by Slaughterhouse Employe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dress through Legal Reform", *Georgetown Journal on Poverty Law & Policy*, Vol.15 No.2 (2008), pp. 391-408.
- 11 同註9。
- 12 Kerry Walters, *Vegetarian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 147.
- 13 Leo Tolstoy, "The First Step" (1892), *International Vegetarian Union (IVU)*. From https://ivu.org/history/tolstoy/the_%20first_step.html, retrieved 16-6-2020.
- 14 Margo DeMello, *Animal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Animal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9.